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六回 伯齡身陷金沙陣 三徒命喪誅仙陣

話說孫臏，見眾門徒俱要跟他進陣，便一聲大喝道：「好孽障，人家不是請我赴席，爾都要跟我去，這是我之良言，爾等保守大營，以防秦兵衝踩要緊。」看他這樣，眾人無奈。孫燕便攔住了牛，李叢、吳勝壓燈，營門三聲炮響，引仙旗在前，十二門徒分為左右，孫臏催牛至戰場。舉目觀看，見對陣一個道人，面如滿月，鶴髮童顏，跨鹿舉杖，便知道是魏天民。即在牛背上拱手道：「真人請了，請問真人是那座名山，何方修煉，道號大名？」魏天民一見，也拱手道：「請了，來者莫非是南郡王孫臏。我貧道乃是萬花山萬花洞煉氣士魏天民是也。」孫臏道：「原來魏真人，久仰久仰，不知燕人有何得罪之處，干犯真人，至真人下山，要與出家人對敵。」魏天民道：「南郡王，你也沒有干犯於我，我也沒有得罪於你，因西地始皇奉的是玉帝敕旨，千佛牒文，他才興兵併吞六國。兵圍了易州，你就要逆天而行，下山仗著你的神通奧妙，要保易州的江山。拐打王翦，火燒金子陵，又把藥藍山黃叔陽殺得大敗，欺滅同道，只顯你之能，故此貧道下山，勸你回營撤兵，勸昭王及早納表請臣，上順天意，下免生靈塗炭，彼此又不傷和氣。」孫臏笑道：「真人，爾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燕人的父兄姪女，一門四口，俱死於王翦之手。今我下山，不敢說是報舉家之仇，為的是燕丹貴人，是我的母親，年高無罪。我下山來，殯葬了父兄，待老母送上山頭，那時我就歸山入洞。不想王翦領兵，與我動手，我焉能寬大相容。此乃燕人為父兄之事，故此下山了。且真人你不靜坐修煉，身染紅塵，只為一口氣，就下山爭名奪利，豈非妄動呆癡，在燕人有所不取。」天民道：「你巧言花語，我也不與你廝殺動手，我在東南角下，擺了一個小小的陣勢，你有本事進我陣中走走，出得陣來，我就奏知始皇，講和撤兵解圍。你若出不得陣去，莫怪貧道心狠，教你眼下身亡。」孫臏聞言，大怒道：「諒你有多少法力，敢發大言。你快引路，我若不破此陣，也不算是天台洞的廣文了。」魏天民聞言，一縱梅花鹿，往本陣中而來。孫臏催開青牛，緊緊趕將下去。忽聽得後面鑿鈴振耳，回頭一看，見十二門徒也撒馬趕將下來。便大喝道：「休往下走，爾等若不去防守大營，我就先把你們打一頓拐。死在我的手裡，好過死在別人手上。」眾人聞言，方才勒住徵騎。孫臏便跟著魏天民下來，早有人報知王翦。王翦聽言，胸中大快：「好別夫，今日也中了我家真人之計。」傳令三軍閃路，孫臏就一催青牛，過了誅仙陣的大圈。魏天民在前，孫臏在後，齊往東門而進。魏天民就先上法台，把七星旗連展三展，登時陣中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伸手不見掌。孫臏忙把黃旗放開一角，放出光來，舉目把誅仙陣一看，果然利害。陰風侵骨，殺氣沖霄，四面八方，俱有神將把守，各門上俱懸掛寶貝。便喝一聲：「妖道，我與你何仇，擺這座惡陣。若是他們進陣，焉能有個出路。」

說著，抬頭往中央看去，見法台前有一座深坑，坑內四邊有靈霄四將把守，上有托搭李天王照著，孫臏怒道：「這個坑就是誅仙坑了，我的性命，只在此間。」又見法台底下，四十九名軍士，拿著紙幡，這個喊孫臏來了，那個答應來了。孫臏大怒道：「我又沒有失魂，如何叫著我的名字，混叫起來，這妖道弄的什麼玄虛。」一閃目，只見法台上邊，太白精星看守著一口盒兒。孫臏暗道：「這個盒子必是裝我本命星的，何不搶上去，一拐打死了魏天民，揭開盒蓋，把本命放回本位，我出陣就容易了。」想罷，一領青牛，便往台上奔來。天民一見道：「好別夫，爾還想上台來，與貧道動手麼？」揭開寶盒，即把一粒金沙忙拿在手中，大聲吆喝道：「孫臏少要無禮，看我金沙到了。」刷的一聲，望空中一撒。只見那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竟向孫臏而來。孫臏一見，認得是金沙至寶。說聲「不好。」把杏黃旗一展，萬道毫光，托住了金沙。魏天民見了，大驚道：「好別夫，果然道力廣大。」忙取第二粒金沙打將下。孫臏見杏黃旗不能退金沙，止能托住，心下著忙。又見法台上金光如雨的下來，大叫不好，把杏黃旗往下連展三展。若論杏黃旗，雖退不得金沙，然可以托得住。只因孫臏該有此難，金沙又是佛門至寶，魏天民一連撒下三粒，杏黃旗招架不住，一聲響亮，孫臏連人帶牛，埋在誅仙坑內。魏天民又把一斗金沙，念動真言，也望坑裡一撒。霎時間成了一座砂山，四位神將，俱各鎮守四面。李天王又用寶塔坐在上面，把個孫臏就困住了。又令朱、秦、黃、金四位道者，把守四門，以防有仙人前來救應，真個是插翅難飛。魏天民遂上鹿出陣，回至秦營，參見始皇，就把困住孫臏的話，細說一遍。始皇便問道：「孫臏能夠死否？」天民道：「若凡人埋在金沙之內，只要一吋三刻，化為膿血。那孫臏乃大羅天仙，能運氣藏形，又有金字杏黃旗護身，一時不能絕命。貧道只須每日進陣去，打他三粒金沙，不過六日之後，定然命喪無常。」始皇聞言大喜，就傳旨排素齋來，與真人慶功不提。

卻說燕營中十二徒弟，一班班虎將，見南郡王進陣一日一夜，不見出來，一個個心中著忙。李叢道：「眾家兄弟，想師父前去打陣，進陣已有一日一夜，沒有音信下落。眾弟兄們為何坐視，為弟的情願當先進陣去，打聽師父吉凶如何。」蒯文通聞言，便道：「李將軍不可性急，料師叔進陣無害。師叔臨去之時，再三囑咐眾位將軍，只可把守大營，不許一人進陣，恐防有失。將軍不去的為是，現有師叔留下的柬帖，待再過一日，才好開看，我們照柬帖行事便了。」李叢道：「師兄，你說的話，好不關緊要呀。倘是你的師父被人家困住，你著急不著急。師父有難，我做徒弟的不上前相助，要我們來何用。」

眾將聽李叢說的是：「我們也一齊同去。」李叢道：「列位不必同去，你們看住大營，我先去走走，打聽師父現在那裡。要是救不出來，你等再去不遲。」文通道：「李將軍不去的好，你看陣裡頭不住的金光亂起，直透天上，不是兒戲的。」李叢那裡肯聽，也不遵令，就下去披掛，舉步出了營門。三聲炮響，出奔軍前，獨自一人，望誅仙陣北角而來，口中喊道：「快把我師父放出，萬事全休，少若遲延，你們一個個都做刀頭之鬼。」守營的軍兵看見，忙報進帳去，說：「有一員步將來闖陣，請主將定奪。」燕易聞言，忙上馬提槍，炮響出營。一見李叢，高聲喊道：「好大膽燕將，敢來打陣。報你的名來。」

李叢抬頭看見秦將，長槍黑馬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便叫一聲：「你問我的大名，吾乃天台洞了一真人的弟子、易州燕昭王駕下稱臣、虎將李叢是也。秦賊你快快放我的師父出來便罷。少若遲延，取你的狗命。」燕易聞言大怒道：「好匹夫，你師父已死在陣中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來打陣。休要走，看槍罷。」一槍望虎將刺來，李叢架過，火速相還。馬步交鋒，有數十回合，燕易便敗回營去。李叢也不追趕，衝開秦兵，飛奔進陣。來至陣門，只見陣裡黑洞洞的，連一物也看不見。暗想「裡面如何這般昏黑，不要管他，且進去看看便罷。」方欲舉步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陣裡走出來了一匹猛虎，上坐一個道人，手持蓮花劍，吆喝道：「什麼人，敢擅自闖進陣中。」李叢道：「我乃虎將李叢是也。妖道你把我師父誣到那裡去了。」朱惠珍道：「你問你師父麼，你看那一堆放光的黃土，就是你師父葬身之處了。」李叢聞言大怒道：「胡說！」搶步上前，舉刀就砍。朱道人忙用劍相迎，二人大戰陷仙門下，不上十餘合，朱道人催虎敗走。虎將不知好歹，邁步就趕將下來，至陷仙門內，只見陰風慘慘，霧氣騰騰，看見一位神祇，身長二丈有餘，皂袍烏鎧，面如烏鐵，黑肉橫生，攔住去路。李叢看見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轉身就走。朱道人在陣內看得明白，把神符化了，將落魂幡舉起，望著李叢連展三展。頃刻間，李叢頭輕腳重，一陣昏迷，躍倒在地。就驚起了那些屈死鬼魂，將虎將按住。李叢遂即喊叫，朱道人上前，亮起劍光，照李叢頂門上一劍。可憐英名未上凌煙閣，忠魂先喪陷仙門。孫臏在金沙之內，一陣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早知來意，不覺大故悲聲道：「可憐你蓋世英雄，不聽貧道之言，枉死在陷仙門下，又傷我一條臂膀！」

且不講孫臏在金沙中自歎，再說燕營中十二家門徒，見李叢進陣不見出來，都著急了，一齊要去打陣。只因蒯文通代理軍情，眾英雄不便擅專，遂一齊來見蒯文通，要請令同去打陣。文通回言：「萬萬不可。眾位豈不知前者陰魂陣內獨孤陣之事，看今者李將軍前去，凶多吉少。依我愚見，眾位將軍不可前去見陣。不若依師叔之言，等我明日拆開柬帖，著是什麼言詞，再作道理。」眾英雄苦苦央求道：「師兄豈不知，家貧出孝子，國亂顯忠臣。師父今日有難，師兄一去不回，我等袖手旁觀，豈不為人所笑。師兄若不放我等去，我等願一同死在帳前。」蒯文通見是如此，心下作難，想了一回道：「眾位將軍說是要去打陣，我也不好深攔阻。但是這裡大營，也是要緊之事。或者著兩位進陣，留幾位守營，方為萬全之計。」眾人道：「師兄言之有理。」於是你去，我也去。各人皆爭著要去。文通道：「列位不必爭論，你們何不抽個鬮兒來各執。」

眾將道：「這到極好，拈著去時，可沒得爭論了。」文通道：「等我來把眾位的名字寫在紙上，搓成團子，放在瓶裡，禱告過天地，用箸夾出兩個紙團，看是誰的名字，就是誰去也。」眾人大喜。蒯文通便忙作紙團搓好，放在瓶中，傳令排開香案，親自禱告了一回，然後用筋夾去，就夾出兩個紙團來。眾人忙上前，圍著打開一看，是吳勝、馬升二人的名字。此是二人的大數到了，他就心中大喜道：「眾位兄弟，再不可爭矣。」眾人道：「二位前去打陣，須要仔細。若打聽得師父，師兄的下落，急急回來報知，使我等各安心矣。」二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辭了眾人。蒯文通又再三囑咐小心，二人才下帳披掛，各上馬提刀，帶領本部人馬，竟撲前路而來。

這一去，好似蜂投蛛網。早有人報知章邯，章邯忙領兵出營，見二將飛奔前路，遂大喝道：「燕將休來踩本帥的汛地。」二將並不回言，舉刀齊上，雙戰章邯，不上數十餘合，章邯在馬上把刀一擺，秦兵就分開一條大路，二將也不敢戀戰，搶過秦兵的營盤，飛奔誅仙陣來。到了斬仙門下，往內一看，只見裡面陰雲慘霧，日色無光。馬升道：「兄弟，此陣裡頭，這般昏黑，如何看得見師父、師兄在哪裡呢？」吳勝道：「馬哥，我們叫罷。」馬升道：「賢弟之言有理。」遂一齊張口，二將大聲同叫「師公、師兄，我馬升、吳勝來找你們哩，你們在哪裡？」這幾聲叫喊，早驚動了陣內金子陵，忙把靈符化了，就閃出一個鬼王，赤發紅須，面如藍靛，手持狼牙棒，後面跟一群屈死的童男女、雞犬牛馬等攔住去路。二將一見嚇得魂不附體，兜轉馬，才想去，只聽得一聲鍾響，金子陵把路攔住，大喝道：「二位往那裡走？」舉茶條杖上前就打。二將連忙動手，不幾合，金子陵掐訣念咒，把落魂鍾連搖幾搖，二將坐不住鞍，翻身落馬。

金子陵催鹿上前，取了二將首級。可憐吳勝、馬升，在齊國建下多少功勞，今日雙雙喪在落魂鍾下。金子陵復翻出陣，趕散燕國人馬，把首級帶回營門號令。那些掠陣的燕兵，飛奔回營，報與蒯文通知道。全山眾將，一聽此言，放聲大哭，孫燕大怒道：「妖陣如此利害，我是要見虛實，打聽三叔的死活。」便不遵蒯文通的將令，私下帳，回到自己營盤，頂盔貫甲，結束停當。上了白龍駒，獨自一騎，飛奔誅仙陣來。守營的軍士，忙報與蒯文通知道。文通無奈，只得任他去了，命人打聽回報不提。

且說孫燕匹馬單槍，直奔誅仙陣的東門。一匹馬，一條槍，逢人便刺，遇將就殺。一陣就闖進秦營。秦兵認得是孫燕，喊聲：「不好，孫燕小將軍又來闖營了。快報與侯爺知道。」遂飛奔中軍，報與王翳知道。王翳聞言大喜道：「冤家今日前來打陣，是他的大數到。」吩咐三軍不必攔阻，放他進陣。秦兵得了這個令下，誰還敢來惹孫燕，便喊一聲，兩下分開，讓開一條大路，小豪傑心中大喜，一催白龍駒，越過秦營，竟奔誅仙陣來。不顧好歹，闖將進去。只覺陰風透骨，週身毫毛豎立，猶如夜至三更一般，伸手竟不見掌。心中作慌，忙道：「這陣裡如何這般昏暗，倘有兵將來廝殺，到難施為。」便兜緊白龍駒，白龍駒亦識人性，不住嘶喊，兩耳直豎。孫燕道：「利害，難以尋路。三叔又不知在那裡，不如出去罷了。」急圈回白龍駒，想往外走。耳輪中聽得一聲鍾響，陣門外有一個道人攔住去路，大喝「燕將往那裡走？」孫燕只作不知，飛往外闖。黃道人忙化了靈符，誅仙劍往下落來。孫燕見一股紅光晃晃，托住一口寶劍，飛奔頂門而來，說聲「不好，我命休矣。」把心一橫說道：「左右是死，我也拚著一命。」